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话说北碚公园“清凉亭” 名字和形制的变化

高代华

说起北碚公园的清凉亭,最使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卢作孚一心为平民百姓着想,用亲朋好友与社会贤达送给其母亲六十大寿的礼金,修建了一座造型灵秀,供游人观瞻、憩息的亭阁,并且不愿意为之刻意悬挂“慈寿阁”,而执意悬挂“清凉亭”的亲民情怀。不过,关于它的两层建筑及其形制和名字的变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里先来说说它的名字。按卢作孚对北碚公园的规划和设计,要在火焰山东北山崖上修建一座亭阁,初名“清凉阁”。我们从时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馆员的高孟先1933年收藏的珍贵贺年卡中知道,北碚平民公园在恭贺新禧之际,为公园的建设向社会募捐。贺年卡写道:“我们明年的计划(注:即1934年)(1)修造清凉阁,(2)修造松亭,(3)修造迷亭及观亭。以上的计划全赖社会人士来帮助他实现”(图一)。

“清凉阁”这个名字,也出现在作为平民公园建设的主要执行者邓少琴先生(时任北温泉公园主任)编写的《嘉陵江三峡游览指南》中。《北碚平民公园》一节中,他写道:“……东北有清凉阁,在建设……”可见规划与建设中,当初还是以“清凉阁”命名的。不过,《嘉陵江日报》在1935年5月23日的一篇“平民公园 慈寿阁动工建筑”的

报道中,标题用的是“慈寿阁”,文中又说“原准备名曰‘寿母庐’”。原来,1934年正月初三日是卢作孚母亲的六十大寿,卢家的一些亲友及北碚社会各界人士筹银三千元作为寿礼送给卢作孚,提议为老夫人修建别墅,于是就有了原准备名曰“寿母庐”的说法。公而忘私的卢作孚自然婉言谢绝,而把这份寿礼权当大家的捐款,响应公园建设的募捐倡议,在公园里修建一座供游人休憩、观瞻、登高的亭阁,并请当时在北碚游览的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赵尧生先生,按揭献礼金者的善意题写了“慈寿阁”匾额,准备亭阁建成后,再悬挂上。当然,叫“寿母庐”也好,叫“慈寿阁”也好,都不合卢作孚的真心,最终还是按他的意愿,将“清凉阁”按建成实景定为“清凉亭”,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那么,从规划中的“清凉阁”,到建成后最终定名为“清凉亭”,这“清凉阁”与“清凉亭”中的“亭”与“阁”一字之差,有什么说道呢?这还要从当初的设计与建筑资金说起。原来,清凉亭的型制是从北京找来的故宫楼阁形制,由公园找工程师参照设计绘制而成,共三层,但需花费万元,由于修建经费成问题,后由唐建亭工程师设计修改成两层,建筑为红砖圆柱,凭栏椅,江西绿色琉璃瓦之辉煌亭阁,由工匠立约承包工料费共三

千二百元,限定三月完工。

从老照片(图二、三)中可以看到,这座双重飞檐翘角的亭阁,下层柱间无墙,通透开阔,有栏杆,有凭栏椅(或称“美人靠”,一种带曲形靠背),供游人休息、远眺,这种形制多为亭;上层四周有墙,开窗,室内可作多种用途,开窗亦可观赏,这种形制多为阁。显然,清凉亭是“亭”和“阁”形制上的结合,风格上的糅合,用途上的各显其优,足见规划者与设计者的匠心。

但是我们看50年代初的清凉亭照片(图四),亭的下层外观有了改变,即柱子之间不再通透,砌成了墙,开了圆窗,是楼阁的样子了,至于何时改变的,不得而知。1949年12月2日,北碚和平解放,50年代伊始,新建的人民政府曾对公园进行修缮,如拆除旧标语,改造花坛等,不是由于当时使用的关系,也同时改造了清凉亭的下面一层呢?

清凉亭虽历经80余年的风雨,却得到了很好的修缮和保护,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五)。至于它的名字,它的形制是“亭”是“阁”,都不重要了,它巍然耸立在山崖之上,依然是一处供游人观赏、休憩,美丽绝伦的景观,也是对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最好纪念。



图五

大地的情义(散文诗组章)

熊荟蓉

我可以无数次的翻越它,却怎么也翻越不了我自己。

我需要一些树,垫高目光的台阶。需要一丛蒺藜,唤醒生活的痛感。需要一把鸟鸣,打开心灵的尘埃。

当然,我只需,与它静静地对视。它是山。石头飞累后趴在地上的影子。它睡在自己的倒影里,半梦半醒。它只吃浮云沧海,因此长生不老。

它静止于天地间,它的生活不会遇到堵塞。

河流

它没有眼睛,却能闪闪放光;它没有手脚,却能翻山越岭。它随方就圆,随圆就圆。它走过的地方,草木茂盛,日月温润。

它把一支莲花举过头顶,它不曾开口,却是高僧。

它把一轮斜阳挽在臂弯,它不曾抒情,却是诗人。

它是河流。奔腾、容纳、虚怀不骄;透明、干净、大象无形。

它像一首饱满的诗,留下意义的残缺;又像一弯残缺的月亮,虚空中蕴含圆满。

我不要陷入河流,我想要成为河流。

树

它整天都在扇动翅膀,但不会飞走。它的坚贞不渝,有时间为证。

一个人,经过衣食住行,会成为亲人。一棵树,经过雷电冰雹,会立成风骨。

有骨头的树,不怕道德孤立,不怕翻云覆雨。

它在春雨中沙沙唱歌,在秋雨中翩翩起舞。聚与散一样的从容,生与逝一样的优雅。

有一棵树在房前,就有了饮不尽的绿酒;有一棵树在心里,一吐一纳都有了日月芬芳。

在纠缠不清的路口,一棵树,能告诉我位置与方向。

草

有一种生命,卑微到泥土里,却能伸出柔软的舌头,亲吻践踏它的脚。

它不喜欢,喝一小口雨,就醉得东倒西歪。

它不多言,驮一群蜂蝶,亦能守口如瓶。

光芒从天倾斜下来,它挺着身子迎上去;镰刀从背后围剿过来,它推开四肢假过去。它是大地的补丁,山河因此而浑然一色。

它陪伴在每一条岔道,又守候在每一个归宿。它不离不弃,像时间,像空气,像割不断的亲情。

它是草。它有一副菩萨的心肠。

莲

还是去年的天蓝云白,还是去年的风声雨声,还是去年的你,在水一方,盈盈握,小红灼灼。

你,在等我。用越来越青的春青,越来越红的红尘,越来越纯的纯净。

那一低头的温柔,那一扬眉的清高,那不可亵玩的,风骨。

喜欢你的香。淡淡的,薄薄的。泥土的,禅佛的。前世的,来生的。

晚钟静静地敲,我远远地看你。我们是重逢,也是初识。

这方旧帕里的水墨丹青,只可以低头怀念,或者,闭目聆听。

沧海观澜

闪烁在地底下的光芒

程应峰

如地面上一样,地底下的世界也是气象万千的。秦俑,在地底下一晃就是两千余年,这地底下的两千余年,无从感知,也无法想象。那一个个深埋在地底下的陶俑,一个个深藏于地底下的灵魂,究竟是怎样在时光隧道、岁月长廊中静默闪烁的?

这是一个王朝的诉说,当秦俑披坚执锐,面容严整,气势雄浑,势不可挡地从黄土堆里爬出来,一个帝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不灭不灭的光焰,便气势恢弘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刹那间,历史距离在一点一滴地消失,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你带进喊杀震天、战车嘶鸣的远古世界。

1974年发现于陕西骊山脚下,始皇陵园外的地下建筑中的秦俑坑,总面积25380平方米。一、二、三号俑坑共出土陶俑八百余个,木质战车十八辆,陶马一百多匹,青铜兵器、车马器九千余件。这批兵马俑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秦代军队的兵制、编制和武器装备情况。战车上一一般有甲士三人,配弓箭、短剑和盾甲步卒。配长柄的戈、矛、戟、钺、弓箭等。骑兵执剑或弓箭,马背背鞍。武士俑身高1.78-1.87

米,头梳各种发髻,身披形制不一的铠甲。陶俑陶马如同真人真马,排列有序,造型生动、比例适当,刻画精致入微,堪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

这座宝库,场面大,直观地再现了秦国军队兵强马壮的宏伟场面,形成了一个主题展现的艺术群雕;数量多,九千余件陶俑、陶马,在世界雕塑史上可谓一枝独秀;制作精,每件陶俑大到身体结构,小到头发、眉毛,都精雕细刻,一丝不苟;情态美,这些陶俑中,有高大魁梧、气宇不凡的将军,有威武刚毅、身经百战的武官,更有神情各异、生动传神的士兵,千人千面,互不雷同,喜怒哀乐,各有其情。这“大、多、精、美”的宝库,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各种器具、各种人物的真实模拟。就算是一片石磨残块、陶盆残片,也可以从中窥见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

《史记》有载:秦始皇陵由丞相李斯于公元前247年依惯例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于208年完工,修筑时间长达39年之久,兵马俑在修筑秦陵的同时制作并埋入随葬坑内。公元前206年,秦始皇陵遭遇了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大的

一次劫难。项羽攻入关中后,大规模破坏秦始皇陵,地面建筑毁于一旦,并挖掘了帝陵,兵马俑在这场浩劫中损毁严重。考古发掘发现,一号俑坑和二号俑坑有黑色木炭遗迹,其塌陷皆因被烈火焚烧所致。

秦始皇陵的宏大,看到的人都会心潮激荡,豪情满怀。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支澎湃的乐曲滚滚而来,浩浩荡荡,苍凉其美,扣人心弦。上下两千多年啊,风吼雷鸣鸟鸣萧萧,惟光阴之手,才能定格出如此恢弘壮阔的场景。怪不得余光中在参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时说:“最有权威的人就是时光,时光说了算,时光把手一挥,八千兵马俑都被点了穴,点得恰到好处,两千年后才能出来。”

面对无一雷同的秦俑,余光中在奇妙想间,有了一连串妙趣横生的发问:铠甲未解,双手犹紧紧地握住/我看不见的弓箭或长矛/如果钺鼓突然间响起/你会立刻转身吗,立刻/向两千年的沙场奔去/去加入一行一行的同袍?如果你突然睁眼,威武/胡髭翘着/晓晓/不驯/吃惊的观众该如何走避?幸好,你仍是紧闭着双眼,似乎/已惯于长年阴间的幽暗/乍一下子怎能就曝光?如果你突然开口,浓厚的秦腔/又兼古调,谁能够听得清楚?隔了悠悠这时光的河岸/不知有汉,更无论后来……

秦俑从地底下走出来,糅合着发现者的喜悦与惶恐,也糅合着参观者的震撼和惊叹:第一单元由持弓箭的跪式和立式兵马俑组成;第二单元由驷马战车组成;第三单元由车、步、骑兵混合编组成长方阵;第四单元由众多骑兵组成的长方阵。四个方阵有机组合,由战车、骑兵、弩兵混合编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严整有序,无懈可击。这严阵以待的场景,这闪烁在地底下,穿越了两千多年的神秘的人文光芒,又怎能不教人心存敬畏、怦然心动?

“始皇帝可以死,而兵马俑不死。”说起秦俑,人们在想到那个功绩空前绝后的秦始皇的时候,也到了那个焚书坑儒,拿竹筒当柴火烧,心心念念想再活500年的秦始皇,更想到了“土可杀不可辱”“山可移志不可夺”的一大批有态度有信仰的有识之士。他们就算变成了秦俑,也要坚守自己的内心,保持自己的信仰。事实上,从古至今,信仰的光芒总是无法遮蔽、无从抹杀的。

奇迹的光芒,信仰的光芒,总是汹涌在人类的热血中,一往无前地书写着烟尘滚滚的历史,改变着茫茫无际的人类世界。

幽暗/乍一下子怎能就曝光?如果你突然开口,浓厚的秦腔/又兼古调,谁能够听得清楚?隔了悠悠这时光的河岸/不知有汉,更无论后来……

秦俑从地底下走出来,糅合着发现者的喜悦与惶恐,也糅合着参观者的震撼和惊叹:第一单元由持弓箭的跪式和立式兵马俑组成;第二单元由驷马战车组成;第三单元由车、步、骑兵混合编组成长方阵;第四单元由众多骑兵组成的长方阵。四个方阵有机组合,由战车、骑兵、弩兵混合编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严整有序,无懈可击。这严阵以待的场景,这闪烁在地底下,穿越了两千多年的神秘的人文光芒,又怎能不教人心存敬畏、怦然心动?

“始皇帝可以死,而兵马俑不死。”说起秦俑,人们在想到那个功绩空前绝后的秦始皇的时候,也到了那个焚书坑儒,拿竹筒当柴火烧,心心念念想再活500年的秦始皇,更想到了“土可杀不可辱”“山可移志不可夺”的一大批有态度有信仰的有识之士。他们就算变成了秦俑,也要坚守自己的内心,保持自己的信仰。事实上,从古至今,信仰的光芒总是无法遮蔽、无从抹杀的。

奇迹的光芒,信仰的光芒,总是汹涌在人类的热血中,一往无前地书写着烟尘滚滚的历史,改变着茫茫无际的人类世界。

不嘛。”心里也凭添一份诗情。

听雨,听的是跌宕起伏的心绪。

欢乐时听雨,听出的是欢喜;忧愁时听雨,听的是满腹愁绪。《虞美人听雨》哪里听的是雨,从少年听雨到暮年听雨,从听雨在歌楼,听雨在客州,听雨在僧庐,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听雨,心情不断变化,听的是命运的起伏,听的是家国情怀的变化。

《长相思雨》“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一声声,一更更”的雨声,凄凄凉凉,仿佛心中的愁绪一般,永远没有尽头。全词无一处提及雨字,却处处是雨。

在雨中听雨,是天籁,是诗意。

心香一味

听听那雨

刘桂华

听雨,听的是心境。滴滴答答,噼噼啪啪,啦啦啦啦,无论是细雨如泣如诉,还是大雨如注,暴雨倾盆;听雨,听的是自然之声,人间天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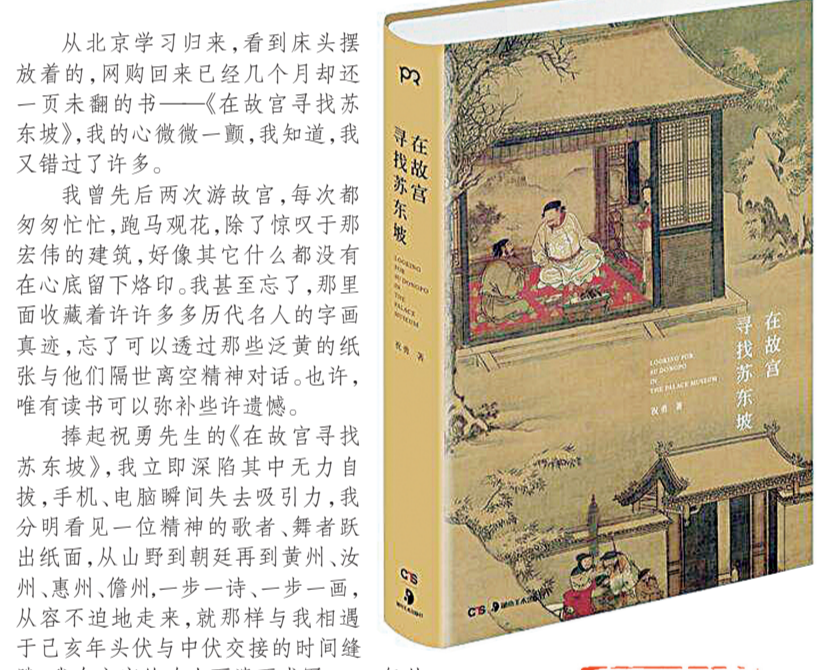
如果是细雨,听到的是淅沥之声,细细之声,轻柔而缠绵,犹如情人的梦呓,犹如母亲亲昵的软语。那般轻柔,那般低语,仿佛怕惊扰了你的清梦。让听雨的人心也轻轻的,柔柔的。听雨,听到的是“小弦切切如私语。”听雨,让喧闹的心在天地中渐渐安静,只

有雨声弥漫。让你的心渐渐安静,仿佛在听一位少女对远方情人蜜语,温馨而感人。听雨,让人想起“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让人想起“一寸柔情几许?薄雾孤枕,梦回人静,御晚着潇雨。”“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样的词句。听雨,也可以让人换一种心境,画几枝疏梅,临一幅字帖,饮一杯清茶,安一枕好梦。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的雨,是农人的希望与渴盼,这样的雨,带来的是

欣喜和鼓舞。

急雨,有奔腾凌厉之势,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那般急切,那般的迅雷不及掩耳,敲打着房屋,落在地上,一落就是大朵的水花。急雨,来的不仅仅是雨,总会和风相伴。风呼呼,雨潇潇。听这样的雨,让人想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也会想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下雨有何可怕?依旧可以徐行,依旧可以放歌。想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



灯下夜读

盛夏书遇苏东坡

唐稚冰

从北京学习归来,看到床头摆放着的,网购回来已经几个月却还一页未翻的书——《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我的心微微一颤,我知道,我又错过了许多。

我曾先后两次游故宫,每次都匆匆忙忙,跑马观花,除了惊叹于那宏伟的建筑,好像其它什么都没有在心底留下烙印。我甚至忘了,那里收藏着许许多多历代名人的字画真迹,忘了可以透过那些泛黄的纸张与他们隔世离空精神对话。也许,唯有读书可以弥补些许遗憾。

捧起祝勇先生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我立即陷入其中无力自拔,手机、电脑瞬间失去吸引力,我分明看见一位精神的歌者、舞者跃出纸面,从山野到朝廷再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一步一诗、一步一画,从容不迫地走来,就那样与我相遇于己亥年头伏与中伏交接的时间缝隙,我在文字的攻击下溃不成军,一口气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这才意犹未尽地长叹一声:“子瞻之遇,今夏最美!”

祝勇先生从苏东坡的生命中撷取了十个侧面,入仕、求生、书法、绘画、文学、交友、文人集团、家庭、为政、岭南,按照时间和空间的顺序,用散文的笔法,让千年前那位伟大的诗人、词人、散文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在文字中复活,也让我跟着他的诗词、书法作品,随着他漫漫的被贬谪之路,与一个高贵的灵魂交流。

为官,苏东坡是失败的,他一门心思想报效的朝廷却容不下他的才华,他的旷世才华没有教会他折腰苟且,他的挺拔脊梁注定只能一直与命运抗争!他可以把诗词写得大气磅礴却不懂如何与小人斡旋,于是,他活得艰难,幸得宋朝“不杀文官”的制度才保住性命,得以一路遭陷害被贬谪却一路诗词书画,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颠沛流离的一生落魄而高贵、贫苦而富有。命运多舛,成就了一位伟人!

一页一页翻书,一行一行读文,一次一次感慨。子瞻的形象在眼前也越来越清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相思;“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傲;“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的豪迈;“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柔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洒脱;“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无不令人动容。这位被流放的,沮丧而憔悴的诗人,半夜从饥肠辘辘中醒来,面对窗外雨丝,立即下床拿笔伏案疾书,成就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把失意与落寞写到了极致,把他的书法成就体现到了极致,成为千古名作,面对这样一位在忧患中却把艺术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官场失意者,我心痛得无法呼吸,又佩服得五体投地。指尖透过纸上那起伏跌宕、错落多姿的行书,我仿佛触摸到了千年前的一个伟大灵魂。他生命的每个历程,就那样游走在千年前的贬谪之地,也那样静静地游走于我的血液,我已经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有人说苏东坡的一生几乎包含了我们精神世界的所有主题。所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他相遇。我在这盛夏与他相遇,书不言,我不语,窗外雨淅淅沥沥,我的心空也雨下不停。透过纸页,我看见一个不屈的老者,挺直着脊梁,如一把淬火的鬃子,在时光深处狠狠地敲击,敲击着宋朝表面光鲜、内部腐败的历史,也为文学敲击出一条奇绝的路。

铺开一张纸,临几行字,我与千年前的苏东坡,就这样静静地相遇了,不早不晚,不悲不喜。

